

## 四蹄生风马年来

马背上，驮载的何止是骑士，更是半部皇皇的华夏史册。

■张偶良

岁序一更，人间气象便截然不同了。街头巷尾，炭屏内外，乃至人们的笑谈呼吸间，都仿佛萦绕着一种轻快而昂扬的节奏。说的、写的、画的、盼的，总离不开那个矫健而亲切的身影——马。新年，便在这样一片蓄势待发的“蹄声”里，拉开了序幕。

信步至嘉兴月河古街，冬日晴光薄薄地铺在青石板上。我惯常散步，忽被一处光景牵住了脚步：一位银发老者，正凝神静气，展纸挥毫。笔酣墨饱，落于红纸，一个个斗大的“马”字跃然而出。那笔锋如凿，力透纸背；转折处似有筋骨，奔腾之势呼之欲出。尤其最后四点，淋漓而下，真如哒哒蹄声，击打人心。我蓦然醒觉：马年，已带着它浑身的精气神，立在门楣之外了。

这汉字，真是生灵的灵魂。你看那“马”，横折如昂扬之首，竖笔似挺拔之躯，四点便是永不疲倦的征蹄。我们的祖先，在何等智慧的凝望里，将这一草原精灵的形与神，镌刻于笔画之间？我想象着远古的某个初春，冰渐微响，原上草青。一匹桀骜的野马，首次在人的目光中停下了奔突，从此，它的命运便与一个文明的轨迹紧紧相衔。

马背上，驮载的何止是骑士，更是半部皇皇的华夏史册。

周穆王驭八骏巡游天下，那“绝地”“翻羽”“超影”“腾雾”的名号里，藏着一个民族对超越极限的最初幻想。李贺笔下二十三首《马诗》，字字是铜声铁骨：“此马非凡马，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铃声。”那敲击瘦骨发出的清越回响，是怀才不遇的悲鸣，更是埋于脏腑的不灭雷霆。最令人屏息的，莫过于昭陵六骏。秦王铁骑，化作石上英雄。它们从不是神话中不死的瑞兽，也会痛、会倒下，却永远选择了向

## 山家的年猪

投入了一年，苦等了四季，终于到了回本创收的时候，其欢喜可想而知。

■夏春锦

腊月将至之时，江南的蜡梅花就已零星地爬上枝头。这寒冬里的一缕幽香是被我当做年味的先导的。更何况我所定居的浙北一带年酒早已开席，亲朋好友觥筹交错的喜乐氛围使得年味更是一天比一天浓郁起来。虽然离返乡还有不短的时间，但我的思绪已被叫醒，被南下的寒流裹挟着一齐飞向了五百公里外的家山——那个年少时极力想要突围、长大后又迫切想着要赶回去的地方。

我的故乡位于闽浙交界的闽东山区，因为群山连绵，所以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。这里颇为闭塞，当年从水乡泽国长途跋涉来此宦游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，就曾作诗抱怨过它的“地僻人难到，山多云易生”。就是这样，一个近乎“山穷水尽”的存在，在此世代繁衍生息的人们却很善于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硬是把干瘪的日子过成了元气淋漓的样子。

在过去，生活与劳作都很艰辛，到了过年无疑是一次压力的集体释放，而杀年猪就是头等大事。那时工商业都还比较萧条，农民的收入主要是“粮猪模式”，即种粮能免于饥馑，养猪则可以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。农家一年的收成如何，单看此两项。祖父在世时，最看重的也是这两事，所以临近春节，杀年猪就成了我们家的常规动作。那时家里年年养猪，年尾杀完猪，过完年就要去买猪苗，少时两头，多时四头，一养就是一整年。猪的食量大，单是每天准备猪食就是气力活，事先得下多大的功夫，是坐享其成的城里人无法想象的。况且我们那里几乎不给猪喂生食，各种猪饲料都是在铁锅里煮熟后喂养的。投入了一年，苦等了四季，终于到了回本创收的时候，其欢喜可想而知。

杀年猪一般在天不亮时进行，因为屠夫杀好猪、刮好毛、清理好内脏，正好天亮，就可以趁早把猪肉送到集市上去卖。那时的山区因小水电站的发电量有限，过了深夜是要断电的，只能用收集来的松明扎成火把照明。待我略大时，就改

前冲锋。石痕深处，凝固着大唐开国最血性与浪漫的一页。

马，又何尝只是庙堂之上的传奇？它更深深踏进寻常百姓的悲欢里。我曾在华北从戎多年，与马结下不解之缘。记得一个寒冬，部队野营驻进深山村落。坑头炉火旁，一位大娘说起她家的枣红马，眼中便有了光。那马，春耕时负犁，秋收时拉车，闲时驮着一家人赶集走亲。她说，马比人还懂人情。老伴为它梳毛，它会轻轻回蹭肩膀；老伴夜里咳嗽，它就静静竖耳倾听，不再嚼草。最奇是一年，老伴病重，那马竟三日不食，终日望着窗口，发出低沉哀鸣。待老汉病愈下炕，第一件事便是颤巍巍走进马棚，抱住马颈，老泪纵横。那无声的相依，胜过万语千言。

说马，总绕不开关于速度的亘古痴梦。从“朝发白帝，暮至江陵”的诗意夸张，到“古道西风瘦马”的苍凉写实，马曾是人们丈量天地、缩短相思的唯一羽翼。而今，钢铁巨龙的速度早已超越任何骏马，但每逢马年，我们依然虔诚祝愿“马到成功”，书写“一马当先”。这并非简单的怀旧，乃因马所象征的那股精神——进取如风，忠诚如石，勇毅如铁——早已渗入我们的文化血脉，成为基因里的鼓点。

犹记得在内蒙古亲历的那达慕大会。赛马之前，额吉们手捧银碗，将洁白的鲜奶轻洒于小骑手额头与马匹额头，那是草原最神圣的祝福。当号令响起，万马如离弦之箭射出，蹄声滚雷般撼动大地。骑手们俯身贴背，与马浑然一体，仿佛不是人在驭马，而是马将人的意志与勇气驮向天际。那一刻，我恍然大悟：马，绝非代步的器具，它是战友，是兄弟，是腾格里赐予草原儿女，用以触摸苍穹的翅膀。

思绪拉回古街，满目已是马的欢腾。糖画师傅手腕轻转，金琥珀般的糖丝瞬间变成骏马腾空；剪纸老人的巧手下，红纸化作踏云追风的祥瑞；孩童头戴的马头帽，穗儿随着奔跑而跳跃，活脱是一匹匹撒欢的小马驹。这喜庆祥和之马，与徐悲鸿笔下瘦骨嶙峋却志在千里的野马、韩干画中雍容雄健的厩马、李公麟描摹的温顺忍怒的役马，共同构成了“马”的全幅精神图谱——既有征战沙场的赫赫功业，亦有负重耕耘的默默坚韧。

夜阑人静，展卷读到一个唐代轶闻：有落魄书生，梦白马告曰：“骑我赴试，必捷。”次年果高中。后人遂建白马祠，香火祈愿不绝。这传说背后，是多少寒窗士子“改变命运”的炽热目光。马，于是又成了跨越阶层的希望，承载着最朴素也最顽强的人生梦想。

夜深人静，推窗独立，顿生梦幻：远处偶有零星的爆竹声，似在为即将到来奔腾纪元试音。夜色如墨，万籁俱寂之中，我仿佛看见一匹白马，自时光的纵深处驰骋而来。它的鬃毛拂过《诗经》的河岸，蹄声叩响汉唐的关山，跨越宋元明清的烟雨，终于在这新时代的熹微晨光里，化作天边第一缕流霞，明亮而温暖。

（作者为退役军人）

为洋油（即煤油）火把了，那跳动的火焰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像杀年猪这样的大事，需提前好几天筹备，最要紧的是约好屠夫，商定好价格，等约定好时间后就会提前一天把杀猪凳和木桶送来。此外还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，那就是约几个邻里乡亲到时间来帮衬，主要的工作就是帮着抓猪、按猪，打打下手。这工作非身强体壮者不能为，也许是猪也预感到了生的危机，那垂死前的挣扎，实在是猛烈而竭尽全力的。

这样血淋淋的场面按理说是不让小孩直视的，但猪那惨烈而持续的叫声，不可避免地吧整栋房子的人都惊醒了。再加上小孩子本就爱凑热闹，自然成了围观者。只是待穿好衣服，来到猪案前，猪已躺在装满热水的大木桶里，失了生气，身上正冒着一缕缕白色的热气。帮衬的人群也已渐渐散去，还可回房补一个极短的回笼觉。小孩却全然没了睡意。

更加令人期待的，是早上的那顿杀猪宴，按例是要请前来帮衬的亲友们共享的，算是一种犒劳。即便没来帮忙的亲友，事后也要每家一碗猪血豆腐，外加一截猪肠，就算是礼数周到了。在满满一桌的下水菜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大块的五花肉，第一口应该连皮从肥肉部位下嘴，猪皮的Q弹、脂肪的粘牙，土猪肉特有的甜香肥美，令人欲罢不能。不知为何，现在再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“孵年猪”。我在百度中输入“孵年猪”三字，百度AI显示，这一表述可能存在误解。还说猪是哺乳动物，不通过“孵化”方式繁殖，而是通过母猪怀孕、分娩来产仔。因此，不存在“孵年猪”一说。

看到网络的这种反应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，是否也可以证明AI技术还远未到尽善尽美的程度。其实，我们的所谓的“孵年猪”，与年猪相关却不是一回事。而是每年的除夕夜，做好饭后在灶坑内用干柴留下火种，以便延续至次日的大年初一起火，此举就称作“孵年猪”。说与年猪有关是因为民间相传使用的柴越粗，预示着来年的猪就越肥。

但其作用又不仅仅是实用的一面，它还蕴含着旧年有余而新年的日子更加红火的美好寄托。“孵年猪”一般要连续三天，到正月初二晚截止。像我祖父，他又会让余烬再延续至完全熄灭为止，这样又多了一至两日。那种朴素的企盼，确是火热而赤诚的。虽然具有一定的风险，大家却乐此不疲，从中也可看出养猪之事在农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了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

## 糯米年糕

如今再念起，才知道那点“糙”，原来是没被打磨过的日子。

■杨亦秋

糯米年糕这东西，长三角人一年到头都离不开。不算是什么节庆专属，也谈不上隆重，它更像季节的一部分，天一冷，就大量冒出来。

我小时候在桐乡的小镇石门，和丰子恺先生都住在大井头街，只是时间不同而已。

冬天的清晨，天亮得晚，大井头街时常有雾，喝早酒的外公拽我起来上街，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，总觉得布鞋底要被吸住。

沿街的店门还没全开，木板门半掩着，里面冒出白汽。年糕好像都是在清早蒸，雾气混着蒸汽，一条街都是米香。不是现在那种甜熟的香，是热米被唤醒的味道，带点潮气，闻了会饿。

走在巷子里，看见竹筛叠在墙边，年糕一坨坨码着，表面泛着风干的光亮。那时年纪小，看着嫌弃，粉磨得粗，切得又很大块，大人们扔在粥里用筷挑起来很糙地吃着，心里幻想着，城里人大概吃的糕会更好。

如今再念起，才知道那点“糙”，原来是没被打磨过的日子。

我后来离开石门，在海盐城里一住就是多年。

天一冷，小区楼下就会出现一个卖年糕的大叔，骑三轮车，泡沫箱里的年糕盖着布。十多年了，几乎没断过。刚开始，他的吆喝声很响，顿挫着音：“卖——年——糕”。半条街都听得见。后来声音慢慢哑了，再后来，干脆不怎么喊了，只是把车停在老地方。

我每年都会跟他买。

## 保俶塔下忆千年

而钱俶的纳土归宋，更是超越王侯霸业的千古抉择，彰显着以民为本的家国担当。

■时庆

近日，电视剧《太平年》在央视一套播出，剧中对家国安宁的描摹、对太平岁月的珍视，引人深思。给我常赴杭城公干，抬眼望宝石山巅，保俶塔青砖素影静立千年，映西湖碧波、衬杭城云天。曾只当是江南地标，赏其温婉之姿，却未深究背后渊源，直至五代十国的风云，透过史料铺展，钱俶纳土归宋的抉择跃然眼前，这方古塔才褪去初见的淡然，凝起沉甸甸的历史温度，让太平之念、统一之志，在塔影悠悠中直抵心底。

塔名“保俶”，缘起皆系家国。昔年吴延爽为祈钱俶平安建塔，一砖一瓦皆藏着乱世里江南百姓对安稳的朴素渴求，一字一句皆寄托着吴越国对故土的守护初心。

五代十国，中原板荡，王朝更迭如走马，四方割据起烽烟，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是彼时的时代常态，争权夺利、兵连祸结是诸侯的普遍行径，华夏大地四分五裂，无数生民在刀兵之下流离失所，这是整个民族的至暗“长夜”，是刻在历史深处的锥心悲怆。

然偏安东南的钱氏三代五王，始终将“保境安民”刻入血脉、融入骨髓。执掌两浙十三州，他们不贪霸业、不启干戈，励精图治兴农桑，修堤筑塘护民生，轻徭薄赋安百姓，在刀兵四起的乱世中，为江南守住了一方烟火人间。境内无弃田、

年糕Q弹、软糯，规则的椭圆形，好看，可就是不香。吃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再看看那位大叔，背弯了，动作慢了，年糕还是那个年糕，人却满面风霜了。

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流逝的不只是味道，还有时光。岁月这东西，从来不敢锣打鼓提示，只是在你一次次“差不多”的将就里，悄悄往前走，回过神来，自己也融在其中被消磨着。

2019年秋天，我和夫人去奈良看正仓院展，再到京都看红叶。

京都的二二年坂那一带，人多得很，高高低低的石阶，上上下下，走久了腿会酸。游客多，各种语言混在一起，像唐朝的街景，有点出戏。

我们走累了，拐进一条稍宽的巷子，人少了些，游客们的声音远离，空气也安静下来。木屋低低的，屋檐压得近，时间好像慢了节拍。

巷口看到一块布幌子，我们猜是茶屋，想着歇歇脚就进去了。

屋子不大，木地板擦得发亮，踩上去会轻轻响。光线暗暗淡淡的，墙上贴着几幅旧画，颜色已经黯淡，却不显破。靠窗的两张桌子坐着本地人，说话声音很轻，怕惊动什么似的。

店主是位中年男子，干净、和气，说话不急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家店叫萩屋，大正三年开的。菜单上就寥寥几样，一百多年没怎么变。

竹久梦二当年也常来，墙上挂着他的画。梦二这个人，一生画人、画乡愁，线条柔软，颜色也温吞，总带着点说不清的寂寞，像永远停在黄昏里。说来也巧，我老乡丰子恺的初期画作，技法一部分得自梦二。

我们点了壶煎茶、三色萩饼，还有一碗红豆年糕汤。年糕入口的那一瞬间，我愣了一下。那股米香——是真的香。不是糖香，更不是调味的香，是糯米本身被认真料理的味道。

咬下年糕那一刻，脑海里看见了石门冬天的长巷、晨雾里的蒸汽、竹筛、木板门，还有和此刻一模一样的米香。

有些味道，会从童年的回忆里飞出来，绕过岁月的墙角，穿过折叠的时间，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，突然出现。

我们安安静静地，很珍惜地吃完。

那时候还没有翻译软件，我就用手机打了一行繁体字：“谢谢！让我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。”递给店主看，繁体字几乎能在这一国通用。

他看完，谦虚地笑了一下，没多说什么，只在柜后点头致意。

我也点头，彼此都明白。有些味道，我以为此生不会再相逢，走远一点，可能又遇见了。

这碗年糕，算我赚到。（作者为自由职业者）

斗米仅十文，西湖舟楫往来、江南菱歌泛夜，这份富庶与祥和，在烽火连天的五代岁月里，何其珍贵，何其难得。

而钱俶的纳土归宋，更是超越王侯霸业的千古抉择，彰显着以民为本的家国担当。面对大一统天下的历史大势，他没有凭吴越十万甲兵、千里富庶负隅顽抗，而是以“不忍以一邦之民，久陷涂炭”的赤子之心，毅然上表献土，将十三州、一军、八十六县、五十五万生民悉数归于大宋。以一邦之让，换江南百年无兵戈之祸，换黎民世代免流离之苦，更促成华夏大地的和平统一。这不是退让与怯懦，而是审时度势的大智，是心系苍生的大勇，是深植于中华儿女血脉的家国情怀，更是对“统一”二字最深刻的诠释，是在民族“长夜”中，为守护太平作出的最坚定抉择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更是最好的清醒剂。未曾读懂乱世殇，便难真正体味太平之珍贵；未曾历经山河破碎，便难深刻理解统一之重要。近代中国，沉沦百年的“长夜”再度降临，列强环伺、山河破碎，有国无防的屈辱、支离破碎的河山，让中华儿女深知太平非从天而降，统一绝非偶然。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，无数革命先烈以血肉之躯唤醒沉睡的民族，为民族独立、国家统一前赴后继、舍生忘死，只因他们心中始终燃着信仰的火种，守着太平的期盼，怀着统一的执念。

如今再登宝石山，再望保俶塔，塔影依旧，意蕴万千。它是吴越国的历史碑刻，镌着和平的抉择；是江南大地的精神图腾，守着千年的太平；是中华民族的时代镜鉴，照见乱世的悲怆，更映出太平的珍贵、统一的必然。风吹过古塔飞檐，似有千年前的余韵在耳畔回响，诉说着钱氏一族“以民为本”的坚守，诉说着纳土归宋的胸襟与格局，更诉说着中华大地对和平的永恒向往、对统一的矢志追求。那凝在青砖古塔里的太平之愿，藏在山水间的统一之志，跨越千年岁月，依旧温暖而有力量，让每一个路过的人，抬眼间便触摸到中华儿女刻在骨血里的精神密码。

如今，保俶塔依然静立西湖之畔，电视剧《太平年》重现的这段历史，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跨越时空的启示。钱俶的抉择，展现了一条不同于武力征伐的统一路径。太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，强国必须强军，安邦必先凝心；统一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民心所向、大势所趋。

（作者为公务员）

主办：嘉兴日报江南周末  
市文艺评论家协会

南湖  
谈艺录

